

文選李善注

冊七

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六首四言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二首五言

勸勵

韋孟諷諫一首四言

張茂先勵志一首四言

賦癸

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最末故居於癸

高唐賦一首并序

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風諫媿惑也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爲頃襄王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容縣其在南郡華中有臺館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峩々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爾雅曰嶧者屢屢注謂山峯頭巉然言雲氣形似於此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鄭玄曰寢臥息也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爲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爲朝雲後至襄王爲高唐之客自言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薦進親進於枕席求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山南親昵之意也

士高曰丘漢書注曰巫山在南郡巫縣阳險也

朝雲行雨朝雲女神

朝朝暮暮女之美也

陽臺之下曰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曠兮若松樹曠茂貌如曠曠也徒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袖也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如美人之舉袖望所思也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變改或如駕馬建旗韓詩曰偈桀既也疾驅貌周禮曰折也建立也偈居竭切泳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涼貌詩曰風雨淒淒爾雅曰濟謂之霽郭璞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音齊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廣闊也普遍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爲萬物神靈之祖最有異也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禮記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曰應唯恭於諾也皇侃曰唯謂今之爾是也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比橫斜而上拆曾重也謂登巉巖而下望兮不生草木臨大抵之稽水說文曰秦石勢謂陵阪曰

阻丁兮切周禮曰以灌畜水字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瀉
林曰稽積也與畜同抽六切
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曰瀉水者衆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
謂水波騰貌瀉韻鞏切潰水相交過也淡以冉切安流平滿貌滂洋洋而四施兮翕湛湛而弗止長
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敵翕然聚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
如敵敵丘郭璞曰丘有隴界如田敵素問歧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落而隴起言風吹水勢浪文如孤龍之附山勢薄
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郤會廣雅曰隘陋也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而郤相會謂
水口急陋不得前進則却峙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碣聚退復會於上流之中止謂之謂
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邊之碣石孔安國注尚書曰碣石海畔山也
望碣石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礪聲動徹天說文曰礪小石也
天之礪礪礪聲也火宏切字林曰礪大聲也巨石
湧湧之灔澦兮沫漳漳而高厲巨石大石也涓涓沒也灔澦中出沒之貌沫水高低貌漳漳高貌厲起也埤蒼曰
厲起也灔澦水流聲貌水澹澹而盤紝兮洪波涇涇之溶漪
若雲又興聲濡濡然上林賦曰穹隆雲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
義出於此篆文曰雲若大波濡浦大切

而馳邁虎豹狩兜失氣恐喙鵠鶻鷹鷗飛揚伏竄

妾謂不覺東西漫走竄走也說文曰

鵠鶻鳥也

與照切字

林日竄逃也

七外切非關協韻

一音十玩切

股戰脅息安敢妄擊也

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

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曬暴也蒲卜切巫山所臨之涪陽水北也暖游焉

龜鼈鱸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

螭蟠中阪遙望謂張其鱗甲翼

魚肥邊兩鬚也

蟠螭蜿龍蛇之貌上言水中蟲盡暴也說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蟠於危刃蜿於袁刃

玄木冬榮煌

煌熒熒奪人目精爛今若列星曾不可殫形

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

椅垂房糾枝還會

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粟花長

毛詩曰其桐其椅注椅梧屬爾雅曰下句曰糾

徙靡澹淡隨波闔

藹徙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小

東西施翼猗狩豐沛東西施

藹文也闔藹者言木蔭水波闔藹然也

東西施翼者謂樹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

狃柔弱下垂貌漢書大人賦猗狃以招搖猗於危刃

綠葉紫裏丹莖白蒂裏猶房也

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

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

吹大枝則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四會四懸俱會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禮記王制曰小而長吏隳官賢士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欲出也長吏隳官賢士失志尚書曰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孔安國曰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登高心瘁此下謂至山上盤岸巒嵒振陳礧礧王登高處未至觀也瘁病也
墮蒼曰崎嶇不安也廣雅曰巒下也巖嶇參差從橫相追勢如相追陦互橫悟背穴偃蹠廣雅曰蹶角也側溝切悟五故切偃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蹇如有所蹈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踏也悟逆也路有橫石逆當其前背郤也穴孔也郤又當山之孔穴交加累積重疊增益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石之勢在巒狀若砥柱在巫山下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巫山然仰視益其高巫山
山顛肅何千千炫燿虹蜺說文曰俗望山谷芊芊青也千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燿其上俯視靖嶸塞寥窈冥廣雅曰靖嶸深直貌塞寥空深貌靖土耕切嶸音宏塞苦交切寥音勞不見其底虛聞松處如熊之在樹其水洋洋避立之久而不去足盡汗出謂傾岸之勢阻險之處人所謂懼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也悠悠忽忽怊悵自失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惑不知所斷楚辭曰怊悵而自悲王逸曰悵恨

貌昭耿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

動驚也言無有

貴育之斷不能爲勇

孟子

故對此而驚恐

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嶮阻

孟子

亦不能爲勇也斷丁亂切

卒愕異物不知所出

卒七忽切爾雅曰
遽見也午故切愕

與遷同言卒然復有驚愕之變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

縱縱莘莘衆多也莘所巾切字或作跣往來貌若出於神

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

芳草羅生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

踵前闊後狹似箕形平貌言山勢如簸箕之踵也

孟子

秋蘭

蘚蕙江離載蕕廣雅曰蕕華

也載則也見本草夜干一名

孟子

青荃射干揭車蕕并鳥扇今江東爲烏

蓮史記爲射干漢書音義曰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

靡靡相依倚貌

孟子

揭車香草也蕕并叢生也

孟子

夭夭少長也越香言氣發

孟子

越掩掩同時發也掩同也衆雀噭噭雌雄相失哀鳴相號

鶲鳥之通稱手詩曰

孟子

鴻雁于飛王鳴鶲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

爾雅

鶲郭璞曰鶲類今江東通呼爲鶲詩云鳥摯而有別者一名王鳴驪

孟子

黃郭璞曰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一曰鶲鶲方言曰或謂翟黃爲楚

孟子

雀廣雅曰楚鳩一名嚦啁爾雅曰雋周郭璞曰子雋鳥出蜀中或曰

孟子

卽子規一名姊歸雋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鄉北過

孟子

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婦登北山絕望

孟子

愁思而死因以爲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

孟子

當年遨遊一本云子

孟子

當千萬

文選卷十九

世邀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曲故言有方

之士羨門高谿史記曰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蓋亦方法術也史

漢書郊祀志曰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左氏傳注曰誓是誓字爲方令道形辭銷化玉充尚羨門高二人

上成鬱林公樂聚穀方士進謂祭也

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木公進純犧禱璇室進謂祭也

禱祭也尚

書曰神祇之犧牲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醮諸神禮太一醮子曰崛峯之山有傾宮璇室高誘曰以玉飾宮也

醮祭也

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

旌旆合譜絪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傳祝已具神之語已

具言辭卽祝所傳辭

也畢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聲正不淫邪字林曰列寒風也絪引也音抽

於是調謳令人憮悵懽悽

脣息增欷並悲傷貌脣息縮氣也增益也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

羽獵銜枚無聲相傳言語徧告衆士漢書音義李奇曰羽林騎士張

羽獵負羽周禮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鄭玄以

爲枚止言語囂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弓弩不發罘罿不傾涉澣澣馳莘莘澣澣水廣遠貌爾雅

曰蘋蘴蕭郭璞曰今蘴蒿也邪生亦可食說文曰苹草貌音平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

忽蹄足灑血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舉功先得獲車已實

王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

毛萇詩傳曰差擇也

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

旌翠爲蓋

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簡略也省也翠翡翠也以羽飾蓋

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

蒙往自會

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

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

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

輔己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九竅者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氣

者五藏之使候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

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一首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
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
後精神恍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

晡日跌時也恍忽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

悅紛擾

目色睭睭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

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

如有

可記識也睭睭見不審也罔憂也撫覽也見神女也

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

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瓊姿瑋態不可勝贊贊盡也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毛詩曰月出皎兮手箕說文曰喻婦人有美白皙也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曇兮如華溫乎如瑩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蕡華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石似玉也音榮逸論語曰如玉之瑩說文曰瑩玉切色也爲明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綵劉熙釋名曰婦禮也綺五色也蒼頡篇曰繢似纂色赤胡憒切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袵裳劉熙釋名曰婦禮也謂之桂襪人上服謂之桂襪不短纖不長厚貌如恭切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儕被服悅薄裝裔裔行貌毛萇詩傳曰婉美貌方言曰嬌美也他臥切說文曰俛好也與婉同他外切又俛可也言薄裝正相堪可沐蘭澤含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沐洗也以蘭浸油澤以塗頭旁宜侍王旁卑柔弱也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嬌郭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

比之無色慎子曰手矯牛施天下之妙也衣之以皮健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牛施西施一也矯音牆

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

近看既美復宜

遠望孰誰也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

莫覩王覽其狀其狀義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

顏暢申也未可申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方言曰姝

好也毛萇詩傳曰姝美色也禮記曰玉溫潤而澤仁也眸子烟

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注曰瞭明目也力小切眉聯娟以蛾揚

兮朱脣的其若丹曲貌素質幹之釀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婳

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

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閑不急蹁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姍也說文曰姽

靖好貌五累切廣雅曰儻好也音畫說文靜審也韓詩靜貞也

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

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

珊珊聲也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意放縱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

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精若水波將成瀾也奮長袖以正

袵兮立躡躅而不安

說文曰袵衣衿自矜嚴也

煩澹靜貌愔和也嬾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聲類

曰愔見魏都賦嬾已見洞箫賦和靜貌韓詩曰嬾悅也說文曰嬾

靜也蒼頡篇

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

將來而復旋來可親之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爲遠也將

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

鄭玄毛詩箋

曰儻牀帳也

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

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

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熒熒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

而哀歎

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

精神也結猶未相著熒熒

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顏色也兀零切方言

曰頰怒色青貌切韻亾迴切敘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捉顏色而自

矜持

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古者皆有

也

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傳可以

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傳

教以

目

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遷延却行去也廣雅曰

首向也舒救切

目

略微盼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

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

目略輕看精神光采相授與也猶

氏傳豎頭頷曰沐則心覆心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

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

毛詩傳

曰據依也闇然

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并序

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姪也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

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楚獻

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

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

閑靜

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衰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

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

遺自解說也

有說則止

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

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

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腰如束素齒如含貝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若冰雪

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齒如齊貝貝海螺其色白嫣然一笑感

陽城迷下蔡

王逸楚辭注曰嫣笑貌廣雅曰嗁嗁故喜也陽城然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

此女登牆闌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攀耳齦脣歷齒莊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攀病也力專切旁行蹠僂又疥且痔蹠僂區僂也廣雅曰區僂曲貌區央矩切說文曰疥瘡也痔後病也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一云食邑章華因以爲號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况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熙戲也廣雅曰從容舉動也毛詩曰溱與洧是時方渙渙兮毛茛曰溱洧鄭兩水名洧于軌切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鵠鷺喈喈羣女出桑毛詩曰倉庚喈喈又曰十載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

大路兮攬子祛此郊卽鄭衛之郊手詩曰靜女其姝又曰遵大路兮

路逢子之美願攬子之袂與俱歸也

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贈以芳華辭甚妙折芳草之華

甚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

妙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

疏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視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

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司馬彪注漢書子虛賦曰復答也顏師古注復

自累貌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

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己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

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辭

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卽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逮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

洛神賦一首并序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

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

曹子建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

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

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齋植植

還度轆轤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
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
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
能具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
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玉王答以玉珮悲
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黃初二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

黃初文帝五年號京師洛陽也洛川
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濟度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其辭曰

余從京城言歸東藩

魏志曰黃初二年立植爲鄆城王四年徙封雍
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二年行幸許又

曰四年三月還雒陽宮然京城謂雒陽東藩卽鄆城魏志及諸詩序
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

背伊闕越轆轤

伊闕轆轤已見東都賦 經通谷陵景山

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

河南郡圖經曰景山侯氏縣南七里

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廻稅駕乎衡臯秣駟乎芝

田

杜衡也臯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神芝十洲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芝草

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

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

廻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

陽林一作